

周
易
通
義

周易通義卷五

丹徒莊忠棧學

享帝第十四

享帝者天子之事也天子者爲天以布其政令使萬民各得其所也惟聖人爲能享帝言非聖人不能爲天子以享帝也渙之言先王何也渙本否乾故言先王孔子當東遷以後故言先王至卦辭則曰王假有廟非受命之王不能立廟享帝而言立廟受命之事也受命之事孔子所不言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者盛也渙豫兩言先王孔子之意也祖考配天王者之事也故豫與渙同而渙之享帝卽言立廟也祖功宗德世世相承郊及禘祫歲時盛典寧得專屬之于

先王與曰掬置者先王也後王承先王之典則而行之也故享帝之禮所以屬之于先王也非先王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能以享帝也

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以上帝而接以人道何說也鄭氏曰鼎于消息卦在午上值星柳之間太微五帝之位則鼎之上帝感生帝也祀于感生帝何不可接以人道乎若益之六二應艮爲丑體震爲春變坎爲冬冬春之交故言用享與鼎之言感生異也是以渙與益言帝而鼎言上帝也

贊曰享帝爲極盛誠能格穹蒼人道以感生推本於先王二簋苟云微嘉德藉以彰鼎新述其始吉禮是用詳

改命第十五

革之四曰有孚改命四至二吳爲命動而變吳故言改命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革命之事也四不改革則上不能以承五下不能以應初故湯武之君必有伊呂以輔之也何以知言伊呂使承五而不改命則當言桓文不當言湯武矣蓋旣濟爲郅治四近五而革在于四此周易爲三代以上之書也火入地中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尊而居陰位此卽不變者言之變者言之則爲旣濟易家于革四言改命而名其卦爲革湯武之事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若箕子者遽可望商之社稷哉聖人者以天下爲心者也周能

受之而箕子復爭之則箕子與武庚等矣能爲武庚而不肯爲所以爲箕子也蹇動于初不能成既濟乎而初六曰往蹇來譽亦就蹇之靜象而言之也未嘗語其動也蓋聖人深懼天下後世有以匹夫而妄干天位者而革之四爻不深改命則爲人君在上者幾以爲世世相承垂于永久雖驕汰昏庸亦可以安康也故必言改命所以儆在上之人君也家人自五以下皆成既濟上爻失正故稱家人言家以外非所知也不能同于國也故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上下爻能變則爲革上爻不變則爲家人夫上在五外猶且豹變革面則四近于五有不改命者乎屯之言曰利建侯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又曰君子以

經綸屯以坎二之初不得同于四爻而言革也且五既正位初
喻殊俗故以建侯言之此卽彖傳所云天造草昧也若夫需體
乾陽在水中故稱爲沙乾以純陽光華內蘊不能改爲陰火之
質也故需不歸于既濟也

贊曰建侯深意相維不敗改命是懼聖人所諱誰云厥初天造
草昧

建侯第十六

屯五正位二退居初而言建侯何也五既正位二不退初則隱
與五抗天下有事亦在封建以衛王室故坎曰地險山川丘陵
也屯時天下初定爲萬世計庸得與坎比乎故屯言建侯也建

侯之與設險有異乎曰名異而實不異何則周之興也千八百國與後世異矣而五服之制後世未嘗不相同也明初行省亦止布政司耳至後日用兵乃有總督巡撫之設至今遂沿爲常制焉然總督在遠而不在近廣西之所以有撫而無督廣西止接交趾一路非若廣東之與諸國通也浙江之舟山玉環猶之山東登州而南有福建北有江蘇是以設撫而不設督也山東之所以不設督者由于以京畿爲重也然開國之初猶慮曰督撫不足以鎮之也故沿海有駐防焉山東惟青州有駐防登州設綠營萊州則無兵焉登州設綠營而不畱駐防者由登州與奉天對峙而青州與登州有互相箝制之意焉則駐防今之建

侯也夫明初止九邊有事設督撫目不常置也至其後則多有督撫矣本朝仍之因爲定制而督撫又有軍民之別督則治軍撫則治民至無撫之省則又以督而兼撫之事矣而駐防之軍與督撫判不相涉其所得治者八旗之兵丁耳久則玩玩則弱又嘗統而計之惟元最得其宜北土諸邊相承至今六七百年未之或改惜乎其於中土未之計也夫建侯所以捍衛邦國也地旣列于邊疆矣中外之人旣雜處矣而以虛文故事以制窺伺之心恐不得也建侯所以利居貞也屯之初九非獨爲封建之時言也

贊曰捍衛邦國資建侯居之可貞信無尤易爲郡縣因時優縣

遠四百惟炎劉厯數信之爲岐周

后妃第十七

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坤爲子母牛在
后妃之旁側妾之例也嫁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若其
無子不廢遠之不廢遠之有二義一爲本無子者一爲失禮
而無子者后妃旣無子則妾之子卽后妃之子也故同人之與
鄭氏曰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漢時說經雖不言后妃而
反震爲長子守宗廟爲祭主之義則同也妾之不別言后妃猶
冠禮統之于士而嫁娶之義在于男女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夫婦之道正而后妃可推矣無子者人道之變也卽變以該其

常正后妃之位而孽嬖何至上凌哉

贊曰后妃正位禮在不出賤不妨貴用戒孽嬖晉羊唐韋允爲悖逆

昏媾第十八

冠禮旣成之後其在昏禮乎昏者合二姓之好者也合二姓之好則合之由于人未合之前則非好也故昏媾與寇並言之也先寇而後昏媾者匈奴之終于和親也先昏媾而後寇者魯桓之于齊也昏媾與寇迭相見者春秋之秦晉也何則人之不齊也性情之不同也嗜慾之不一也則寇生焉旣而昏媾矣則不齊者使之齊不同者使之同不一者使之一也有過失當者寇

亦生焉是以人生不能皆同姓不能皆同姓則不能無昏媾也
不能無昏媾而寇亦所不免也故屯言昏媾必首言匪寇也
屯言匪寇何以賁亦言匪寇乎賁六四互坎坎爲寇坎離相交
故匪寇昏媾也漸歸妹何以言女歸而不言昏媾歸妹者人之
終始也男非女不能成室家故言歸妹爲女之定位天地定位
天地亦陰陽也在天地爲陰陽在人則爲家人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故泰盈而上六五下降于二亦言歸妹而歸妹猶申言君
與娣也至男先下女則屯已由坎之震初往求四二與五應易
坎寇象及蒙二震以陽據陰則言納婦吉也豐初應四以震爲
妃主睽四應初二動成震以震爲元夫豐震在外故言妃主睽

震在內故言元夫雖不同于納婦其正夫婦之道則一也自其道不正在小畜內外上下易位則爲反目大過失正則爲老婦士夫而蒙三來就二爲二所淫故曰金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其得正也則雖寇而亦可昏媾其失正也雖夫婦而亦反目甚且老婦士夫降及金夫之淫亦可儆矣垂示萬世不亦深且遠哉

贊曰昏媾與寇相因依老婦士夫轉致疑君子造端實由伊以縣宗祀家用齊室家安樂女所歸

周易通義卷五

周易通義卷六

丹徒莊忠棫學

養正第十九

蒙本于艮艮爲小子而下合于坎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蒙以養正也古者冠禮之加以士也謂雖貴爲天子之子亦同于士也自茲以下可遞觀焉其未能列于士而養正同之也故保傅之載于禮也君若父不能擇保傅則咎在君若父子不能受教于保傅則咎在子子保傅不能教其子弟則咎又在子保傅故必九二之陽得中應五而始能爲保若傅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無求于童蒙一義也我必能應童蒙之求而後可一義也必能正而始可養人于正也夫蒙之有待于師儒非僅詩書

之謂日用事物胥賴有人軌之以正也能軌之以正雖卑幼無
慚于師儒矣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贊曰夫婦定嗣續生蒙能養聖功成保傅篇信可徵

行權弟二十

巽以行權何爲乎巽以一陰動于乾中乾以人君之位而生巽
巽不得不承乾之命令而一陰又不能不動故小畜陰在四密
雲不雨陰旣得位又在天中無所行亦無所用其權也至若遁
陰在初后以施命誥四方后以施命誥四方則行權之說也故
三陳九德一曰德之制也一曰稱而隱無制不可以行權制者
行權之極致也是故聖王之在上也必使強不可以凌弱多不

可以侮寡富貴適得其富貴貧賤亦自安于貧賤皆賴有制以
遵行之也故曰制者行權之極致也稱而隱又何也不稱則令
無以行不隱則將凌且偏矣故曰稱而隱也若夫以卑行尊伊
尹周公之位則亦與也則亦行權之說也擴而充之則凡以人
臣系天下之望不獨伊尹周公爲然也至于處卑賤之位而亦
行權者此推以暨之也非與之本義也

三陳九德而以與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平行權則憂患之
極也履謙損益對待之說復者陽之始也故貞之以恆困者遇
之逆也故約之以井至于與而皆可通也夫與者非一身一家
之謂也苟達而在上則凡天下之事有當行權者皆當與也唐

之狄梁公是也卽不幸而在下不得行其志而又不能隨流俗
汶汶以終身也漢之管寧是也故言乎與而天下無不可處之
事矣無不可居之地矣此聖人所以不廢行權也

贊曰能明行權事罔不濟三陳九德惟吳當肄

擊蒙第二十一

蒙之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寇何可以爲乎故自周孔以
來卽言不利也凡物之未動也各安于無事及其動而應者至
焉一身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也失其正則戕生者卽在其身焉
故寇之言也陽亦可反而之陰也艮土山也居艮土之上而下
擊坎坎爲律失其律則坎卽爲寇師中之坎可不慎與

遷邦者不得已也亦坤未至於迷復也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始爲蒙所困而尙可以擊蒙也故擊蒙繫於困蒙之後也困而遷困尙能以不亾者也

贊曰惟遇蒙始當擊安無事卜之吉不得已利遷國

龜卜第二十二

龜之類有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也古者之卜首以龜龜之不可決者始揲蓍而卜焉則筮短龜長之說足信也今龜不可知而惟以蓍蓍之所係不亦重哉以錢代蓍而專以世應飛伏爲主此京氏火珠林之一流耳甚矣筮之失據也夫筮既失據則易僅爲空談性命之書矣聖人之于言也不必豫揣夫

成敗吉凶也而成敗吉凶確有可指焉是以僅空談性命亦不可也

若夫降及于後世而推衍之術又有之焉一曰太乙二曰奇門三曰六壬奇門陰陽各九局而以干支順逆寓焉六壬以地支爲用壬卽亥子之交也太乙者十六門加以中宮凡十七門統而論之太乙近於麻與易不相似六壬重干支亦與易不相似奇門者雖以八卦實以八卦直入門方隅之說要之于易道皆無與也

贊曰參以術數周孔餘緒遐哉龜卜未能致慮

日弟二十三

上下出入而周流者非日乎易曷爲不言日而言天平蓋日之所行黃道也黃道斜出於赤道閒黃道之極北極南日固不得而至也天則沕沕穆穆而無閒曷故言天而不言日也天包地外日所不至則爲寒冰故乾爲冰天亦不能使之化生萬物也日不足以該天非日則天亦不能盡天之用而日爲火天之火也日以火爲體火炎上嚮明而治故乾居西北而離爲火值正南曷

有一定之南有無定之南何謂一定大狼山居赤道之中山上鐵爲鍼成正子午曷何謂無定江南之午正與雲南之午正麻家不言其差而但言節氣時刻之差時刻既差則江南之午與

雲南之午豈有不差者乎推而言之歐羅巴極西之日中江南之夜半也亞墨利加之日中江南之將明時也日無時不行夜者蔽於地影也知乎此周流之說可以悟矣雖然大狼山一定之南地球之正面也地球背面得毋有同於大狼山者乎然則大狼山名爲一定而實亦無定也

有一人焉由西洋遶亞墨利加洲至日本循中土而至西洋又有一人焉由西洋遶中土循日本逕亞墨利加洲而至西洋按日以計之必有少一日者此差分之說也日無時不行而有地以隔之有地以隔之而遲速遂異此積微生著之顯然者也麻之由月以正星辰而成歲也其統於日乎今十二時分九十

六刻古漏箭以百刻百刻滿其數九十六刻缺其數得毋百刻爲得其正乎不知九十六刻合十二時彼百刻則四刻之多果何屬乎三統四分所以言節氣也

經書不言月食而日有食之則夫子書之可不戒與日食雖可測然審其時察其地徵其食之多少核其見不見庶可做乎詩曰不畏于天是今之言日食者也

西人之麻起於降婁戌宮戌者乾之都也西人不知爲乾之都止以其居西北也然則夏商周何以不用戌乎戌去子尙隔一亥亥者消剝入坤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麻者因人以測天卽天以通人者是故孔子曰行夏之時治麻明時之

繫乎革者是卽三正之說以言之也若孔子之說則萬古不易者也

贊曰日能通萬物明時須治厯不至爲寒冰毋分南北極嚮明取諸離非必南方立火藏於水中元機誰由識

晦朔第二十四

易之不言晦朔何也易言人道必取其著者以言之是以言望而不言晦朔也易之言月幾望幾近也近望者望之前後皆可以言也易之動始于震卽以納甲之說言之已三日身得謂之晦與朔乎若以滅藏于癸而言則艮固可以言晦也而艮爲消而又何說耶坤者與乾對待而爲一歲之始終所謂消乙入坤

是隱以坤括晦朔而與乾相對待也乾象盈甲非謂十五望後
卽爲乾也謂乾盈于甲也與成震成兌大有別也乾不與震兌
並則坤之與乾對待可知矣是以兌爲陰卦而見于望之前艮
爲陽卦而見于望之後也

易通于麻烏得不言晦朔與月因日之光以爲光何以言望而
不言朔與曰知望之故則晦朔可推小畜之望夜中之望坎見
而離隱月在上而日在下也中孚之望日中之望離見而坎隱
日在上而月在下也歸妹之望日與月並見之望也由此推之
則晦與朔可得而知也聖人立法者也法立而人或更變以用
之其中自有不可易者晦朔之不可易在于月之望故月之望

不必定以十五也由月之望而合朔始可以知也故易象卽有晦朔而亦可以不言也

不明晦之晦非晦朔之晦乎曰晦朔之晦以月言之也不明晦之晦火入地中明夷謂日之西沈入于虞淵也非月行與日同度而晦其光也晦朔者拾厥明時之要者也

乾象盈甲十五日始見於東方也巽象退辛十六日晨猶見於西方也庚兌丙可推言之也滅藏人不得而見也言癸以該其數也此乃參同契卽實象以言之也

贊曰月以日爲光晦朔爲其證升時光西顯退乃自東應伯陽盈甲說妙諦罕舉並特出此一篇與日相互訓

天文第二十五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虞氏曰日月星辰爲天文也大
有自天右之謂自上而下也復歸于初以成夬日月循環往復
亦猶是也易兩言月幾望因乎人之所見以言之也離之日昃
明夷之晦固可知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日爲夜者爲地之所
隔耳人非土不能以載故日有見有不見也日昃而言大耋之
嗟謂人將死與日之入于虞淵同也與先登于天後入于地之
晦亦同也易之道主乎變易故言其變而不言其常也若夫豐
之日中見斗日中見昧此變之甚也是日之光全晦也夫日中
有晦象而其卦在于豐爲人君者可不懼耶

鄭氏之言爻辰非也其經起于甘石周末之書也易道廣大以
星說易無不可通而必以爻辰則鑿甚矣儒者博通萬物當知
其故而不必以是炫也虞氏之以沫爲小星甚于荀氏言斗傍
之星也蓋小星可以通言諸星也星紀元枵梓慎之言也然易
不言之則亦不得以十二辰釋之也五緯之說起于洪範而易
未言之蓋日月爲易易之用取乎坎離也自不求日月運行之
故而在上者行事不能合于天道而後望氣占星之輩出矣
贊曰天文起甘石義孔說自殊易用起坎離並無五星俱地水
與大風異說理或誣山澤以通氣天雷相繫紆

賁三離應上艮止而得文艮爲人故曰人文化成天下在于三
爻非師儒相爲授受者乎言乎化成天下則非辭章之謂也凡
著于簡冊者皆謂之文聖人之所觀三代之彝訓也後人之所
以效法于前人前人之所以留貽于後人胥惟文是賴焉故以
人文屬于山火之賁而賁之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莢莢言有
化成之才君與相當以束帛聘之而不使終于丘園上九曰白
賁无咎言卽終于丘園而其言自可爲後世法也故以人文屬
之于賁也人文者著于文猶天之著于日月星辰也一以徵禮
祥一以明是非決嫌疑也則人之文不當與天之文並重哉
賁曰日月星辰顯昭示人文要在師儒啟丘園束帛勞聘使何

以才德能副此責之无咎真難企

周易通義卷六

周易通義卷七

丹徒莊忠棧學

禮弟二十七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之要有五吉凶軍賓嘉也自古及今禮雖有因革變異之不同而要不出於吉凶軍賓嘉也其卽一人之身而論則冠昏喪祭也冠者人生之始也乾之元也木也仁也春也昏者人道之成也亨也火也禮也夏也人非火不能以生活非昏不能縣似續於無窮也及人之死也則喪以義裁也利也卽義也金也秋也艮居東北之維天地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成終而成始則祭之謂也然則祭也貞也智也

水也冬也此乃人之大端也而推而言之則吉凶軍實嘉也軍也實也非人之一身所有也大刑用甲兵也賓者列邦之侯封至後世則貢士亦謂之賓也事不能積久而無弊弊既呈矣有人以振新之則可以救弊而得其實用明初以布衣得天下有學之士靡不敬禮之久則猥雜而難于釐剔於是天順之世李賢當國始專行科目而明二百年英奇魁壘偉特之士皆由科舉出也積至於今四百有餘年矣重以兵燹之餘恩澤之降幾並其不能爲文者而亦列於士焉此不可不謂之弊也弊必思有以救之救之不得其道則賓無其實有其名救之得其道則賓有其名並有其實天子之所與其治天下者士也士而得成

其爲士則元德全而仁之本立矣禮何憂不明哉禮生於仁猶之火生於木也五禮之中吉爲首而能通乎禮者天子必尊之故先論乎賓賓有三焉賓之在於古者封建也屯之初爻曰利建侯周大封諸侯千八百國焉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侯甸要荒自禹以後固相同也迨秦一變爲郡縣而東南界海南止於巴蜀北於是築長城至漢賢良方正策遂出焉選舉之興肇於此也順治以來駐防之設猶建侯也周之東遷也強者齊晉秦楚而已餘皆卽於弱今咸豐以後駐防固不若順治康熙時也三代之時以天下爲家故有侯封焉秦以來私天下焉順治駐防之設是隱得封建之利而不襲封建之名者也然以之防中國

不逞之民可耳詎可制四夷哉欲制四夷必邊隅有重鎮得兼其兵農易邊隅者何地也昔之九邊西北之地也今則不徒九邊也沿海之地亦九邊也是以必有重鎮易重鎮者封建之類也禮經所謂賓禮此其一也觀之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今之科舉非古賓王之遺制與鄭氏曰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在禮則鄉飲酒也今科舉猶是意也魏孝文帝之復古制也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元時年幾百歲亦天啟之也三老五更天子之所師也鄉飲酒之選也選而後得者也非若今之應試者自投名及寫籍貫年貌三代於卷面也且言曰並無身家過犯夫過犯者不得謂之士也

士自言無過犯其可恥乎懿夫天順之初也每州縣生員不過數人而已其不肖者黜爲吏今之生員爲吏即可自贍其身家也然猶卽道光之時言之也軍興以來釐金之政起而政一變捐輸之議興而政又一變癸丑以迄於今用兵餉糈未嘗於度支籌之也不於度支籌之必思有以勞之勞之何道也於是乎廣額之議興矣學與鄉試皆同也士與天子治天下者也非恩澤之典也恩澤之典而及於士此乃盛世之文勝質也並李賢亦莫之料也鄉飲酒禮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主人國之耆年及有盛德者也賓則進於王者也今則學政主之而得科名者有至有不至焉此又有名而無實者也古尙有不事王

侯如蠱之上九者而今之求事王侯且不可得也科目賓禮之設而武科則尤可議焉武人出身以行伍爲正途是也爲其習于攻擊戰陣之事也而武科則惟有其名惟有其名於是子午卯酉年之各科鄉試而武人缺其二以予言之武科之制良可廢也武科之得用者惟在于侍衛而已以侍衛而設武科不識未有武科以前有無侍衛虎賁郎將之屬果何等也大河以北驍悍者多是以今之侍衛多出於其閒而江以南則罕聞自古士之立於朝也入而爲相出而爲將不間科有文武也於是乎因賓禮而又議軍禮也古者封建之世各自守其地而已漢承秦後強者備邊至武帝征閩越征呂嘉征西南夷征匈奴而四

方多事矣余又以爲軍禮與賓禮有相通之勢焉三代以還賓
自賓軍自軍而已而抑思遼金元之於宋及近日之海外各國
非賓乎惟其不相上下故曰賓不相上下而又不能久安也賓
禮之中軍禮寓焉非軍不能以自衛非賓不能以相通也二也
與古勝國之賓異也勝國之賓齋資涕洟之謂也三也後漢十
二州刺史與建國不同然軍民得統攝焉黃巾之後權乃益重
袁紹率諸州舉兵以誅董卓則固曹魏之先聲也三方鼎據司
馬混一大封親藩而吳楚七國之勢變而爲八王永嘉南渡未
始非分封之效也南渡旣由諸刺史於是江左三百年刺史之
權重前之王敦蘇峻桓玄後之劉裕二蕭皆是也唐承隋後懲

外重之勢而設府兵開元以來爲極盛矣天寶一訐節度使之局成迄宋之杯酒釋兵權凡二百年而宋之弱未嘗不由于無強藩也然宋之初李彝超郭進折德晟以一人而鎮一方或數十年或二三世宋何嘗不用封建哉後之人不明此意而金人南牧亦必姚种諸人相率以死而始得志也金之末也亦有九公元之末也梁王在於雲南然則建侯之說在於用者變而通之也順治之駐防封建也特自茲以後之勢不同耳順治之時憂在民之內訌而不在于四夷咸同以來憂在於四夷而民生亦自贍之無策則四夷之憂固切而民生之憂不可以不圖也軍興以來不獨武科輕也并行伍而亦輕其摧鋒陷陣得首功

者皆湘皖之勇丁及爲賊投誠者也夫爲賊者非昔之民乎爲勇者非昔之民乎民可使之爲兵古人不我欺也周人之有征討也起徒以家言之一屋爲笑民衆爲笑則可以萃衆治亂也亂定而各歸其家非若後世之兵兵不足而繼以勇也故屯之辭曰利建侯天下已定之時也豫之辭曰利建侯行師是懼其不定而謀之也豫與師之義相通焉豫之行師師之丈人比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也審如是則軍與賓有不相爲表裏者乎軍與賓相爲表裏其行軍與賓之禮者天子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臨兆民之上故上承天休以享上帝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氏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

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
祖考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乾信
爲神坤詘爲鬼豫坤配震故祖考配天也坤土艮山豫帝居其
上圓丘之象也凡配帝之祭有三焉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
也禘者追所自出故以饗配焉郊者所以報功故以稷配焉祖
則文王百世所崇焉宗則武王一朝所奉焉故言配祖考也鼎
之上帝則太微上帝也鼎在午直星柳太微五帝之位也蓋則
利用爲大作故祀上帝也天道三微成一著自冬至至立春也
所謂啟蟄而郊也王者受命祀天之帝惟郊改百亦猶三統耳
周家蒼帝是木德感生帝循此推焉可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東鄰者紂也西鄰者文王也殷禮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周則以禘爲大祭不得不以禴代禘也時祭止於七廟故言祭祖禴之禮也升之九二利用禴者封禪巡守之典也取於觀焉觀之四曰利用賓於王然則賓禮亦通於吉禮與坤爲用爲臣四在王庭故言賓也萃之禴亦時祭也用大牲謂殺牛也殺牛同也不如西鄰者東鄰也西山者方祭也亦岐山也文王未有天下故不同於岱宗也其在承其祭祀者則有長子焉長子者世子也天子有人焉以承其祭祀則長子之制封建之封建始有器可主也有封建則有會同之事而朝覲則自古迄今皆同之焉豐之王卽君也今之封疆卽古諸侯也得盡禮之則遇其

妃主加于刑則折其右肱也豐象折獄致刑其在此與刑獄之設不得謂之吉禮而亦不得謂之凶禮也大刑用甲兵刑則軍之屬也有不必施於軍而又不能以得正者非刑與天下有常卽有變世子不孝之刑此變之至也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鼎之世子以母廢也六二爲明德之子則九四象不孝之刑較鼎之劓誅爲尤可哀勇劓誅者臣下非世子也圖土有赦坎之言繫盍輕矣噬嗑之用獄則庶人焉得爲子者襲其侯封夏殷周之制雖不同晉之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則一也大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三代之諸侯必如桓文而始可以受王享而諸侯之於王也有貢焉稽之尙書乃以禹著方物之

獻亦諸侯之職也諸侯損其國之賦以獻其賦於天子今之外
蕃如蒙古朝鮮越南琉球緬甸亦猶是也有貢必有賜焉於是
損益以相通也其在列邦則相聘問焉旅莫大於聘旅瑣瑣斯
其所取災焚其次喪其僮僕旅之咎也自古天子有諸侯以來
輔之諸侯有大夫以其治失其任則旅之九三也得其任則大
夫得有采地焉大夫采地猶封建也自保其家與爲人守土殊
焉守土職也保其家則自衛其身也訟之九二邑人三百戶亦
可以无眚也有封建有采地士亦有田乃得各親其親損之二
簋可用享損家外以貢於天子幽以通於神明顯以接於同姓
必祭而後食是以言用享明受福於所祭之親也尊酒簋貳用

缶貳副也祭禮鄭以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副設元酒食
禮之中有祭禮焉盥而不薦諸侯卿大夫賓士之禮也震之注
曰人君子祭之禮也牲體薦鬯而已今言不薦坤牛在巽木之
下未升俎也故爲不薦天子之有征討也必有衛焉諸侯大夫
亦同焉今之封疆卽諸侯大夫也大畜乾體日三居上下之交
故言衛互震則乾居艮下動成坤輿故曰閑輿衛因之以出則
田也田之爻有六馬大畜一也師有禽五應二二也比失前禽
不及于初三也解與巽二應五二至五歷三爻中互艮故言三
狐四也巽之三品下三爻五也屯三變坎而在震之足故言卽
鹿无虞入于林中六也田之不同若此其甚者并禽亦無也非

若菑畬之經久而不變也是以特言利用爲大作也无妄二爻
坤不見故不耕不耕則何由以穫不耕不穫不菑畬而利有攸
往謂不往無所安其身也菑畬之利孰大焉无妄之往何之矣
天命不右行矣哉天命之不右則死也喪禮生焉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蓋取諸大過大過澤滅木也木爲澤所滅非葬於土中乎喪
期无數明周人之喪期有數也易雖不言喪禮其義可推而知
也藉用白茅非繼世承祀之義乎由泰反否則小過喪過乎哀
歸妹永終知敝由否反泰則渙享帝蓋凶事用圭焉凶事用圭
錫命之圭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死者得錫受者得其正矣渙

之享帝立廟聚離合散之用也亦由終反始之大端也歸妹者
永終知敝又以女之嫁當之女子之適人也舍其父母而卽其
夫與舅姑猶之終而復始也人之尊者莫如天子天子之尊其
女亦下嫁也恆之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也天子之子當下嫁
天子之后不當有出道也鄭氏言同人于宗也其貫魚以寵者
則宮人也宮人而居五位剝之象也其幸而得子則得妾以其
子也妾雖處五正位而象爲剝不若有震長子之鼎爲得也至
若婦人三月然後祭行歸妹之承筐也其曰歸妹愆期遲歸有
時明男女之必歸於成室也乾坤不相通不成坎離卽不能至
旣濟也嘉禮所以通乎吉凶也冠在其前喪在其後而祭則由

終反始易猶之冬反爲春知反爲仁水反爲木也故易始於木德王之庖犧氏也

贊曰禮之用在精微千百世莫予非維封建安邊陲制或殊理可推用隱憂知者誰距邪說固本基中外明聖道恢

樂第二十八

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審如是也則樂曷可以不明乎夫樂所以正人心一民志也自秦之亂而樂遂失晉時荀勗和嶠皆稱通樂然樂之能合與否未之知也劉石之亂而樂再失江左三百年益莫講矣唐元宗時樂律漸雜於是霓裳羽衣曲出而九子雲鑼興焉九子雲鑼者古編磬之屬也於

是九宮二十八調興而詞出焉樂府詩亦盛焉而如后夔之感
格人神者則蔑聞也樂變而爲歌詩歌詩變而爲詞詞則變而
爲北曲爲南曲後又變爲弋陽腔弋陽腔之行於京師者故爲
啾緩非和平之聲也近代之朱載堉楊繼盛皆名通樂不知同
於荀勗等否也而韶與大濩大武豈不可得而聞也悲夫

贊曰久滴失疇復古增浩歎罔忤舞格神人聿胥宇悲牛鐸感
典午對古訓緬韶舞凡絕學待人補獨樂律末由舉三調曲九
宮譜翻新聲曷足數企后夔與誰語

周易通義卷七

周易通義卷八

丹徒莊忠極學

書契第二十九

書與契有別乎何以書與契並見乎非契不能以盡書之用非書不能以明契之別是以書與契並言之也夫本坤世坤爲書契刻也乾兌爲契至夫而分決陰陽故書契于是乎取象也結繩而治不能行于久遠也于是乎書契呈焉自契刻而後刻石矣自刻石而遂梓諸木矣故夫書契之興非一時一世之利也後世聖人所易有三端焉棺槨所以送死也宮室所以安生也其一則書契也夫者決也有書契而事遂決矣

契賴于書何以不獨言書乎自文字相傳而書始重上古之書

亦僅識數目備遺忘豈若後世之繁哉書契之重所以終于取象一篇而爲天下後世法也

贊曰立書契備遺忘播古今遍八方遷流極用益彰彼上世安能詳

日中爲市第三十

日中爲市之取于噬嗑何與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噬嗑爲食交易之所由起也天下之物不能隨地而皆具也雖在異國亦有互市也噬嗑震爲大塗故爲市坤爲民爲聚爲貨坎水艮山羣珍所出坤聚而貨之離日在上故言日中也市何以取于日中而不取于夜乎夜市者近水之地或有之也非市之正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君子以饗晦入宴息故日中爲市也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爲人上者從而因之權稅之後不復譏焉若夫斟酌
損益變通盡利則食貨之政非日中爲市比也市者始于飲食
也

贊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通乎萬類市肆以立日中布憲爲萬
世則

耒耜第三十一

斲木爲耜震初伏乾上艮爲手手中之金入木故爲耜艮爲小
木手以撓之故爲耒土非金木不能以用也故必耒耜以通其
利益之用大作也自上之初先否後喜然非借金之餘氣以濟

木之利不能以大作也天地之中有若相待者焉不濟其用不能通其利也自有耒耜而曠土得耕矣推之萬彙凡在草木之用耒耜不始于此也故耒耜始于神農也

贊曰器雖微利用溥緬神農是其祖

溝瀆第三十二

陽陷陰中爲溝瀆何以不言河水平河之合眾流而爲大川也溝瀆之水有合于經流者有不合于經流者日久燠之則涸矣移而至田禾之中久亦涸矣故坎之陽陷陰中爲溝瀆也然震爲禾稼爲反生雨露之滋必藉溝瀆之水以濟其窮也人之一身百脈之會也血之流行也溪壑之通也亦如溝瀆之相似也

百物非有空處不能以游行水者流而無滯而氣因以行焉故坎爲溝瀆也

江淮河濟爲四瀆瀆者獨歸于海也非溝瀆也然而天地之間雖江淮河濟溝瀆視之可也故坎爲溝瀆亦爲大水也

贊曰小者爲溝以利畎畝大川成瀆似異厥所同歸于坎得陽乃播血亦陰類陰中之陽惟其有陽軀壳中藏同屬于坎象可以當

葬第三十三

陽陷陰中兩翼對合爲棺槨自古人未有不死棺槨以葬受終之道也大過何以取于兩翼外陽內陰及外陰內陽凡四卦小

過陽在陰中不得謂之死也易象澤滅木澤中之木爲死木非
雷升于山也震爲反生則巽爲死木之棺槨也頤養之後爲大
過焉人不能不死也養生而送死人之常也下經終于未濟上
經終于坎離實終于大過也坎離成夫婦受室之道相傳于後
世也

贊曰人死不能不藏棺槨受終實良頤養難保外陽未濟曷能
以臧經分上下當詳

井第三十四

舍山川河海而獨以井名卦者井自地出泉者也何以不謂之
泉而謂之井乎泉自山上出不必人人皆賴以養也若井則人

之所其者也周時以井田立法故井之利獨用于周也天文列宿有東井焉周都關中上直東井關中諸泉引而爲渠關中之所以爲井也井雖在于地下而實陽氣之所發也泰初升五乾坤往來故候雖以巽而在五月固與旣濟相通也陽無陰不能以動巽行水之下而成井實陰陽相通而陽始冒然而出也故在于大寒之時而井獨溫也

改邑不改井之說何也是故在上者之建邑也必有所用以爲之也故或有徙城以治之也若井則上下相通也有邑必有井邑雖改而井不改也泰初之坤五坤爲邑故言改邑也天下之有城也自周始也而井則上古之時同也邑有因乎山者焉有

因乎水者焉反其用而邑不可以爲固也無井則無以養生也是以經言改邑不改井也

巽爲風與乾雜居則巽之風亦陽氣也陽氣之動觸于至陰則泉出焉在人止見爲水不見爲風故坎在上而巽在下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則巽之風亦得言木也明乎風可以言木而洪範始以木爲五行也則以木爲不足當五行者俱矣張氏之構木爲井木在水上始能言構木也今木在水下是木與巽通言之也木與風固相爲表裏者也

贊曰井之用實濟艱地中水六月寒邑以成風所攢望秦中山鬱盤直星辰光闌干舉以該萬姓懽

舟楫第三十五

水至弱者也而以木投之不能沈聖人因以作舟楫而風引之則其行也疾然而以風行不若以火迫之疾也火在水上爲未濟而舟能運行也何居未濟者火炎上而水就下也以火行舟水雖就下火不炎上也火激水而運木得水火之用水火本不相涉也然而未有舟楫之初則僅浮木以行也旣由浮木而刳爲舟楫矣旣因舟楫而運以火矣于是思濟火之不足而電氣呈焉電氣者不獨運于舟亦可運于車也天地之道生生而不窮也而運之以氣則一也

電氣與火舟行之最利者也而行之于溪澗及港汊不若舟楫

之便也水不能以載之也舟楫者通行于水上者也昔祖沖之作火輪而近日始用之沖之非不精且敏也知其利並知其害也不若止用舟楫可久而無弊也

贊曰木浮于水用之終古噫嘻用火是謂逆取

周易通義卷九

丹徒莊忠誠學

雷第三十六

雷之奮也陽爲陰所迫也迫則有聲雜于陰則有形故震一陽在二陰之下也是以馬爲乾象而雷不得擬于乾也惟不得擬于乾故大明屬于離而雷屬于震其雜陰者非入于陰也雷方出于陰惟其出于陰故不能不雜于陰而與純陽之乾異也震爲乾之長子也不能無父母而遂生子也雷之雜于陰若是之雜也謂雜于陰仍成其爲陽也

雷之用于世也其在豫乎所謂雷出地奮也雷出地奮猶之雷天大壯也蓋雷出地奮止就雷之質而言若升之于天而與天

合則雷天大壯也風雷益者益本自否而來否上之初盈于上者必反于下蟄而成雷利用大作所以益也至雷升于天而風與相應故謂之恆猶之雷在水中而爲屯雷在水上而爲解也雷在水中而爲屯雷始動也與雷在地中同義也至于雷在澤中義雖同而實不同也蓋地中之雷未發之雷也水中之雷將發之雷也澤中之雷已發之雷也雷之在山中有以異乎曰在山中者有似乎水惟水能遏抑其氣而山之養于氣以待發故山雷爲頤也若夫雷之在天也其既發也爲大壯其升于天而隨天以行則无妄也故曰天與雷行物與无妄此之謂也雷之與火相類相雜而致不同也雷之出地也陽與陰搏故有

聲也其赫赫然有光者則爲電電火之類非火之體也雷而與火相接則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也闐其無人而何以豐其屋雷火之交始必豐大終乃灰滅火之上于雷而爲噬嗑又何也噬嗑之雷未發之雷也故噬嗑近于頤而有得會之象若雷旣升空火又大熾豐之所以終于無人也

雷澤而言歸妹何與震爲長男兌爲少女明乎長男之不可以妻少女也故以澤歸于山而山澤通氣也雷之與澤非一氣也風可以爲雷之助而澤不可以爲雷之助也其不能不由于澤者雷自下起也則雷自爲雷澤自爲澤也

雷與電有異乎曰有雷伏于地中奮而出陽火也未出之時有

人以取之也電乃陰火也實雷中之火也惟陰火故人能取焉
人居天地之中陰陽相雜者也電爲陽中之陰火故可以療疾
病焉人既收電之氣則凡火之用皆可用電也電爲雷之助而
生于離不亦異哉

雷生於廣東雷州近赤道也雷不屬於離而屬於震何與雷發
於春分春分屬木震也惟金克木故秋分雷收聲也然則木與
火相爲表裏者也易言雷故不言木

贊曰陽爲陰迫迫乃有聲金木遞形發收有程舍聲言光電實
用呈木乃微質詎爲儀型赤道相近火德所經猗彼初元地亦
攸靈

水弟三十七

水者因天之氣以有形也天包水之外水行氣之中積虛皆氣附于地則爲水故坎卦一陽居二陰中也凡氣之熏蒸則爲泡爲露水行地中亦必有陰火以熏蒸之蓋附地爲水屬乎天則氣也天一生水虞氏本洪範傳之言也卽而言之天一實生水也盈乎天皆爲氣氣凝而卽爲水氣之凝者卽交于地也水之就下也百川歸海而東流者一隅之說也昆侖之山取水所導源焉其流而東者據目所見以言之也謂水之就下也可也謂水必東流不可也若亞墨利加洲則處亞細亞洲之背必有中高之地如丘焉以爲水之源也

水之如露如珠至漚而爲川爲澤猶之水本爲昆侖至下流漚積而遂爲大川也若澤則一水之漚積而不流不行者也故兌與坎分言之也

海中之有漚何謂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又東南者巽也陰陽相交之始也風之所從出也風之所居而水不得停焉盈上下四傍之水而卽于是旋轉焉是以漚在于東南也其南冰洋北冰洋皆日所不至之地也陰陽不相交也凡統而言之曰天曰地極而言之曰氣指而形之曰水至指而形之則皆以日爲的也

離陰火也而爲日坎陽水也而爲月何與月借日之光以爲光

夫爲日爲月以光言也以光言則離自爲日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無日月則無以見易也故曰雖陽精不屬之坎而屬之離也

澤者不通之水也萑于土近于金不得言水也金則能生水者也金能生水而不得謂金爲水也金性凝水性流惟流故能生萬物也

贊曰陰未交乃爲冰水屬坎陽中激論及光月以升生萬物流之能珠與露氣熏蒸

火弟三十八

火之類有四一爲地上之火海中之南有山其上之火亘古不

滅而附于其類者火鼠火鳥也織其毛以爲布非火不能浣也
陰火也一爲地中之火日之所運行也陽氣所聚爲硫爲硝石
與蚌之屬相上下也陰陽相雜之火也一爲日中之火鏡中引
其光則火出所謂陽燧也陽火也一爲人世所用之火古有傳
火之薪今則擊石以出火也此火之體也

人非水火不生活以木與火亨飪也而火之害人也亦寓于日
用焉其合于金而害人也則尤烈何者兵家之以火攻也率以
金輔之也

火之行于水也火之力勝于水也火之易爲電也火有盡也電
則因乎雷而爲天之火也

火之類爲陰何以離爲火亦爲日乎以其外同也離中虛日亦中虛乎唯火中虛是以光盡而質滅日之光亘古不滅則中不同于火也中不同于火何以亦屬之離乎止就其光之燭照言也乾不顯其光而日有象也故日不屬之于乾也蓋有形卽有用乾者渾然無迹之謂也

贊曰火類不同誰爲分其質爲陰解莫能地水之際相熏蒸日不能滅中光明止因有象與火均渾然無迹乾元純

風第三十九

風之動也陽氣乍交于陰也陽與陰激薄而成風也然則風何以不爲少女而爲長女與陰之動何以先于長女而後于少女

與陰與陽相麗也震爲長男故巽爲長女也巽之風雜乎陽氣動而成也非若兌澤之不待于乾陽也故風雖生于巽而實爲陽也乾者天也坤者地也天地分而自不能無風以運乎其間故天地既分以後之風卽天地未分以前之氣也既分矣既爲風矣于是風不得屬之于乾而別屬于巽別屬于巽則與雷及水火之各相爲用也雷及水火自爲雷及水火也無與于風而何以雷及水火皆未嘗無風也則風者不兼雷與水火邪推而極之故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爲陽氣之動觸于人不得其正則病或病之所伏風卽從而趨之若暴風旋風烈風其尤甚者也然而人及草木非風不能以生也氣之流行而無滯也

由于風以動盪之也天地之間無風則窒矣呼吸風也運動風也風之隱于無形亦人及草木鳥獸之各具其風也故易之雷風水火雖不同于五行實天地之間所以立極若山之于土澤之于水皆附麗以成者也非自具一體而周遍天地之間者也地水火風釋氏之說也釋氏之言與義孔殊地所以配天者也故不能合水火風而言地也然風與水火並言義孔以後唯釋氏言之也後之人習于五行家言知有木而不知有風也且不
知義孔之初固以風言而未嘗以木言也

西人之舟以火運輪逆風而行何也以火運輪火之力疾于風不待風之至而舟已行也此以火勝風也觸于實則訇然碎矣

非若運風者之可以力挽也火輪與電氣有異乎無異也行平其所不得行吾恐其有時亦不得自止也

風火何以爲家人也離爲大腹必有長女而後家可成也故坎離止謂之既濟而風火始爲家人也大澤何以睽乎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必有風之長女始可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也

贊曰呼吸之動通于百骸會青蘋之末以至大無外運於虛空觸實訇然碎近及家人止在風火際生由于茲兮死亦其罪旋轉莫測兮海中之際東南不足是以西北峙高岡以剽疾人畜駭厲能知運轉庶幾其無滯

既濟弟四十

既濟言終亂者言將反乎未濟而不能長有此既濟也天地之道日運行而不已既濟適得其至治也既濟爲泰二升五而六日七分則既濟爲九月卦夫九月剝卦也剝之時何得言既濟乎以是知萬物成熟給用之說主其常而弑父弑君虞氏則專言其變也世不可有弑父弑君之事而自少而壯而老而死則人生所同也故既濟爲至治而歸于終亂也

既濟之不言元何也凡元者資始者也乾之坤坤之乾而成坎離坎離復相交而成既濟故可以言亨而不可言元也未濟雖六爻皆錯上下相應故亦可以言亨也泰之不言元亨爲泰否反類也六五之以祉元吉者坤之元也泰尙不得言元既濟何

得而言元乎臨隨屯息卦之言元是也元安與革何以亦言元乎无妄之元震之元也革之元乾之元也乾未成爲既濟元猶未毀也何以未成既濟而元爲未毀乎乾元資始未與陰陽雜糅者既雜糅矣則止能爲既濟而不能爲元也比之元永貞所以加以原筮也

高宗之伐鬼方何也坤爲鬼方泰乾爲君三在震帝配天故稱高宗其不言祖而言宗者震爲長子祖有功而宗有德而殷宗武丁適有伐鬼方之事至以是爻屬于未濟之四不言高宗而言震又何也未濟之震與既濟之九三同而異也以四承五以陰干陽不得爲高宗也周易三言殷人帝乙歸妹不可以實指

也至箕子之明夷費氏則以爲蓼茲惟高宗以九三而在五之下適合乎高宗故言高宗也小人勿用者易離爲屯則卽鹿无虞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禘祭謂西鄰爲文王非也震東坤離爲牛坤象不見故曰東鄰殺牛也與東相對待者爲西鄰禘夏祭也五正大位以承夏祭執禾用之禮物畢備也故實受其福也何以知非文王也易之取象也卽事而用之謂文王合于西鄰無不可也謂西鄰爲文王則斷乎其不可也

贊曰泰否反類旣濟定泰不言元以亨應坤元終與乾元殊人物之衰萌于盛大易言用歸于茲終難首出萬物竝人能求元

不求亨逆以施功大圓境

未濟第四十一

六十四卦之終于未濟也何以六日七分亦列未濟于坤後乎蓋反乎既濟卽成未濟也非由未濟以成既濟也雜卦何以言離上而坎下乎雜卦自小過以下皆言坎離水流溼火就燥因其好者從之則成未濟矣故離上坎下離與坎之所欲也從其所欲則坎自爲坎離自爲離故既濟雖爲郅治反卽成未濟也未濟何以與大過異乎大過者棺槨之象也未濟六爻皆錯而神明自在故曰君子之光其暉吉棺槨者其形骸也必有不與有生俱弊者故未濟次于坤後而外卦卽爲十一月之復也既

濟之易爲未濟不必如姤之于坤蓋既濟之成卽未濟之徵也
未濟何以言亨乎未濟六爻皆錯而相應則同故不得言元利
貞而可言亨也未濟何以言小狐乎小狐者象之見于外也坎
爲水濡尾曳輪涉大川皆坎之故也離之伐鬼方君子之光有
孚飲酒各以爻言也水潤下而火不炎上猶不至于未濟也火
炎上則與水離矣從其欲而遂至相離君子之所以懼也
贊曰凡物必有究竟處潤下炎上止從順順至極處遂相離是
以逆求立性命亨之爲言不足任